



八关山麓觅文踪

□李红梅

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北门出去，沿着红岛路向东，在红岛路与福山路交汇处，依山而立的福山路1号院，八关山南麓的洪深旧居以独特气势闯入视线。

这座建于1934年的德式建筑堪称青岛名人故居之冠：哥特式尖顶直指苍穹，青砖灰瓦沉淀岁月，拱形门窗透出文艺复兴余韵。穿过雕花铁门拾级而上，需绕过古拙照壁方得登堂入室，层叠递进的空间布局暗合东方建筑智慧。当年梁实秋在此挥就《莎士比亚全集》译稿，老舍在此酝酿《骆驼祥子》，这座“最阔绰”的文人雅舍见证了现代中国戏剧的破晓时刻。

洪深是我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，杰出的戏剧家、导演、戏剧教育家、电影艺术家。1913年，他的父亲因枪杀宋教仁事件，避难来到青岛。那时洪深在北京读书，寒暑假都回青岛度假。1916年，洪深入清华大学随后留美，专攻戏剧。1934年，洪深接替刚刚离职的梁实秋，出任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，回到了久别的青岛。

洪深在青岛居住期间，投身于戏剧、文学活动，并与老舍、王统照、臧克家、吴伯箫等12位名家共同编写《避暑录话》，他的寓所也成了现代戏剧倡导者最好的活动场地。

站在洪深旧居幽静的小院，透过那扇已然是锈迹斑斑的窗户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洪深当年伏案埋头致力于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，更感受到的是中国现代戏剧那一股蓬勃

如汹涌的清新气息。

沿红墙西行百步，福山路3号的沈从文故居却显别样光景。一样的雕花铁栅大门，一样耸立山坡上的小屋，沈从文故居少了一些洪深旧居的气派，却多了几分沧桑感。大门从里面上了锁，应是尚有人居住，因此我们没敢轻易去叩门。

从铁门外翘首向上望去，花岗岩院墙内，火柴盒式的青砖小楼静守岁月。1931—1933年间，湘西才子在此推窗观海，完成了《边城》的灵感萌芽。小院里晾衣绳上飘扬的素白裙裾与纱帘后若隐若现的情景，为这座市井气息浓郁的小楼平添诗意。正是在这方寸之间，沈从文不仅收获了《八骏图》等传世名篇，更与女弟子张兆和谱写了“乡下人喝杯甜酒吧”的民国爱情绝唱。那扇虽然毫无特色但方方正正的窗户后面，应该曾经闪过过两位进步伉俪年轻而浪漫的身影。

惋惜，是因为走进了沈从文这座旧居，却无从走进沈从文30年代的那一方灵感发源地。

洪深、沈从文旧居所处的八关山，位于青岛小鱼山北面，中国海洋大学校园东侧。海大的前身即青岛大学。1924年，私立青岛大学成立，1929年停办，1930年在旧址上新建国立青岛大学，1932年改称国立山东大学，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校。上世纪20、30年代，一些著名作家曾在这座著名学府任教并生活在学校周围，其中就有洪深、沈从文等人。

车窗外，广袤的毛乌素沙漠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徐徐展开。沙蒿、沙柳与羊柴错落其间，像忠诚的卫士般扎根沙海，用坚韧的身躯锁住流沙。它们的枝叶在风中低语，仿佛讲述着与沙漠共生的千年故事。在这片看似荒芜的土地上，生命的奇迹正悄然上演。

车厢内，欢声笑语与窗外的景致交织。众人谈论着乌审旗的辽阔与神秘，目光却被远处一片起伏的沙丘吸引——那里突兀地生出一抹深邃的铜棕色，宛如沙漠中的孤傲王者。待车驶近，我们迫不及待地下车探访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屏息：一丛黑毡兰静立沙中，树干如青铜铸就，枝叶细密如织，每一片叶子都似被岁月精心雕琢的纹章。

朋友们惊叹不已。他们来自繁华都市，见惯霓虹与花海，却从未想过沙漠中竟藏着如此独特的生命。黑毡兰的叶片触手微凉，却透着一股倔强的生机，仿佛在无声宣告：即便身处绝境，亦可绽放光华。我向众人解释，这便是乌审旗的魅力——荒凉与丰饶在此碰撞，自然的鬼斧神工总在不经意间予人惊喜。

环顾四周，沙丘的线条如风刀雕刻，刚劲凌厉；黑毡兰的枝干却柔韧盘曲，与黄沙形成鲜明对比。一刚一柔，一明一暗，宛若天地谱写的协奏曲。我们静立良久，任微风拂面，恍惚间竟觉时光凝滞。远处，一位牧民赶着羊群缓缓走近。见我们痴迷于黑毡兰，他黝黑的脸上浮起自豪的笑容，娓娓道起这“沙漠卫士”的传奇。

“黑毡兰是咱乌审旗的守护神。”他抚摸着粗糙的树干，眼中泛起敬意。干旱肆虐时，沙柳枯槁，高草萎黄，唯有黑毡兰依旧苍翠如初。它的根系深扎地下数十米，能从极深处汲取水分；树皮皴裂如铠甲，抵御着风沙与烈日。更令人震撼的是其寿命——生长千年，生而不枯，枯而不倒，倒而不朽。牧民说，每逢沙暴来袭，羊群常蜷缩于黑毡兰的荫蔽下，仿佛这树真有一副能遮风挡雨的臂膀。

谈及文化，黑毡兰更被赋予灵性。当地匠人取其虬曲的根脉雕刻成艺术品：展翅的雄鹰、盘踞的蛟龙、垂首的牧人……每一刀都凝练着对自然的敬畏。这些木雕不单是工艺品，更是乌审旗人精神的图腾——于逆境中扎根，在寂寥中孕育不朽。

日头渐高，阳光穿透叶片，为黑毡兰镀上一层金边。朋友们举起相机，试图将这震撼的画面永久封存。镜头中，铜棕色的枝干与湛蓝的天幕相映，宛如一幅泼墨写意的画作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只有风掠过沙丘的簌簌声，和黑毡兰无声的坚守。

离别时，牧民邀我们做客，我们婉谢后再度凝望这片奇迹。黑毡兰静立如初，仿佛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，淡然注视着往来过客。它不必言语，便教会我们何为生命的韧性——无须沃土与甘霖，只需一寸立足之地，便能以孤傲之姿，改写荒芜的定义。

车轮再次启动，乌审旗的风景不断后退。但黑毡兰的身影始终烙印在记忆中。它不仅是沙漠中的一抹惊艳，更是一曲生命的赞歌：在最贫瘠的土壤里，亦可长出最动人的风景；在看似绝望的境遇中，永远藏着破土而出的希望。



春回大地

张龙摄

黑毡兰：沙漠中的一抹惊艳

□杨梅



恬静 何金亮摄



黑美人

□薛金丽

黑美人可不是什么真正的美人，它是超市里常见到的一种西瓜。这种西瓜呈长椭圆形，瓜较小，瓜皮墨绿色，有不明显的条纹，摸起来很厚实，就像常晒日光浴的美丽女子，健康、丰满，为她取名的那个人可真是一位审美大师。

一年四季，吃西瓜可算得上是平常事，但唯独在夏季吃西瓜才让人吃得最为尽兴，刀落瓜开，声音清脆悦耳，瓤红黑籽，皮薄肉脆，甘美甜爽，入口即化，想起来总是馋涎欲滴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总觉得西瓜没有小时候吃到的那么香甜可口，那么地有味道。那时候的西瓜没有现在的个儿大，瓜瓤有红的、有黄的，瓜子又黑又大，闻着就是一股清香，就连那半粉半白没有熟透的瓜吃起来也很甜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村民是不允许有自留地的，只有大队的水利田每年才会种上一大片西瓜，藤缠藤、叶搭叶，我几乎是看着它发芽、开花、长叶，直到结出一颗颗水灵灵、青翠翠的西瓜。因为水利田距离我家很近，大人们劳动的时候，常常会把孩子们带到身边，一群小伙伴在田间地头玩得亦乐乎，偶尔也祸害庄稼，溜进那片西瓜地玩，摘瓜、掐果、扯断瓜秧，西瓜成熟时，趁大人们不注意，几个人就合起伙来偷西瓜。

那片瓜地的周围有带刺的铁丝网，倒不是为了防贼，牧区的人们对吃吃喝喝的事情总是很大方的。我们藏在瓜地旁的玉米地里、水道里，听周围没有动静，用苦草和树枝编一个草帽戴着，自以为伪装得不错，就匍匐前进，慢慢爬到瓜地里，不是上衣勾个口子，就是裤子被铁丝网划破，偷到西瓜就抱着往回爬。运气好了，偷到熟了的瓜，红瓤黑籽，几个人就兴奋地尖叫起来，突然想起这瓜是偷来的，也都赶紧捂住嘴，互相挤眉弄眼。没工具切瓜，就用拳头砸开，用手掏着吃，唏哩呼噜直吃得满脸西瓜汁，活像大花猫，没地方洗手，黏乎乎的最好连同沙子都擦在衣服上，被大人们发现就是一顿骂。运气不好偷到了“羊油髻”，也就是生西瓜，只好在沙地上挖个坑埋掉，那些日子熊孩子可真是没少糟蹋西瓜。当然，偷来的西瓜也有吃不完的，谁也不敢带回家，怕父母训斥，就把瓜藏在沙蒿林子里，做上记号，第二天再相约去吃。现在，想起当时的情景就觉得好笑，那么窄的水道咋能藏住几个孩子？玉米叶的沙声又咋能掩盖几个孩子的声响？周围的小脚印更是最好的痕迹，完全就是掩耳盗铃嘛。也正是因为长辈们的宽容和那块绿油油的瓜地，给了孩子时代的我们一个自由自在，无比快乐的童年。

后来，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，牧民们有自留地

了，大人们开始忙自家的事，小伙伴们也都长大上学了，水利田逐渐冷清，那片绿油油的瓜地变成了永久的回忆。

母亲在门前开辟了一块空地，种上几行香瓜、西瓜，我家种的西瓜并不多，仅供家里人享用。最早种瓜没什么讲究，那些不知名的品种现在已经绝迹了，印象最深的就是黄瓤西瓜，所谓的土西瓜，瓜籽很大，皮很厚，可以拌凉菜，这种西瓜虽然皮厚，但是水分多，又沙又甜。再后来，家里开始种植一些新品种，“新红宝”西瓜在我家种了很多年，这种瓜个头很大，皮薄且脆，经不起磕碰，如果拿刀轻轻一触，瓜就“砰”地裂开，沙瓤，籽很少，也很小，真的可以甜掉牙。西瓜吃得多了，见得多了，渐渐地，我便学会了挑瓜，熟了的新红宝瓜皮泛白，带有一定的光泽，瓜蒂发蔫，瓜脐部位向里凹，藤柄向下贴近瓜皮，成熟得越好的西瓜，一般都比较轻。有时，还会学着大人用中指弹弹西瓜，有模有样地根据声音判断瓜的成熟度。我的挑瓜技术比起六妹来还是差了许多，有时难免判断失误，摘到生瓜，好在自家种的瓜，半生半熟也挺好吃。每年的中秋节，父母总会从一堆已经枯萎的瓜秧下搬出几颗为我们准备好的新红宝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、品瓜，其乐融融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把吃西瓜的好处叙述得非常详尽，他说西瓜甘寒无毒，不仅“消烦止渴，解暑热”，而且“宽中下气，利小便，治血痢、解酒毒、治口疮”。西瓜的人药部分还有被中医称作“西瓜翠衣”的瓜皮。瓜皮只要经过简单的加工，就能成为夏季里一道难得的解暑菜品，凉拌、热炒、腌制都行，还可利用家里的冰箱做成西瓜冰球、西瓜冰棒，做各种西瓜雪糕。我吃瓜的方式可就与众不同了：打开西瓜，挖掉几勺瓜瓤，倒入酸奶，酸酸甜甜非常爽口，能和水果沙拉媲美，只是酸奶西瓜吃相看起来野蛮一些，倒也符合牧区人的粗犷、豪放、不拘小节。我还自创了“炒米西瓜”，常找一颗比较小的西瓜，在西瓜上挖个小洞，吃掉几勺瓜瓤，把炒米倒进去，用小勺搅和一下，脆生生的，边吃边倒炒米，感觉真是好极了，有时我把西瓜雕成一朵莲花，再慢慢消灭掉，有时在瓜皮上雕刻一些图案当工艺品，有时又在瓜皮靠里的位置用小勺剔出个小储藏窝，放置西瓜籽，红的瓤、黑的籽，美观又省事。

现在，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，什么“红小玉”“黄小玉”“小麒麟”，就像这黑美人，光是听着名字都觉得美，吃起来肯定很爽口。每到夏季，我依然少不了吃西瓜，对我来说，没有西瓜的夏天不算夏天，只是没了小时候的奇妙创意和乐趣，更多的是对童年生活美好的回忆。

车玻璃上的绘画

小嘴哈气，手指画下简单的火车和双翼飞机，将自己带向莫名的远。

画下几片带糖的雪花，刚学会飞。

一个孩子的杜撰，既非有，也非无。

生趣无边界，跳动的热力在此引爆一朵新鲜的蓓蕾。

像唯美的历险，情感始端不诠释苦痛，

一种刚刚诞生出来的曲线，免疑惧，免叩问——他还画不出隐秘的恩仇。

而一片涂抹，之于汽车的力道，就是被补充起来的心灵，

经路人灿烂一笑，冷冷清清的家属院，寒意，微妙弱去……

雪中记

喝住了打雪仗的孩子，却喝不住万点梅花染目。

桂树用几处枯笔，追忆一条风雪小径，它仍有道出一切的愿望。

鸟啼落在台阶上，已结成冰。如同天地静止，疑似消失，迥异于消失……

一声咳嗽传来，顺丰快递逆着风在雪地里穿梭，竟成了我激动的诗眼：“欢迎你——无名劳动者的到来，和离去”。

春事

为了土地，我长成了一棵麦苗。

春雨是词根，潺潺细流快意于根部，为我的身份表达词意。

春风渴望收获，春风里有无尽的风，迷失于对我的施恩中。

让我用拔节声的清脆来回应养分和矿物质的浸育。

让我用青青然的摇摆，回应一位老者的枯枝发芽，

并在春雷的滚滚敦促下，无法无天地书写

关于田野的世界观和麦子三十八度以上的立场。

春水与蝌蚪

春水直叙，没有风。蝌蚪们一摸一样地走神，分辨不清哪些不属于自己。

像演奏流水的音符，慢，是它们的愉悦点，叠加成静谧、清激、奔逐和灵动，令云的倒影生出朵朵松纹。

多像我们小时候拥有过的另一个身躯，带着水的价值观，而心性将越长越硬。

鄂尔多斯小衫

你有经得起打量的陌生，内敛而柔软。你有从属的姿态，带着穿衣镜的眷顾，罩披不为人知的阴影。

你有对心灰意冷的把握，甚至冷言冷语也能取回——温热的气息像小毛毯绵绵的，绒绒的……对我们的庇护接近春天。

多像无言的慰安呵，虚拟的语气欲秀亦隐，不知道自己表达什么，但已表达了什么。

追忆一条风雪小径（组诗）

□张晓雪